

たかむらこうたろう

「目」高村光太郎——著

王林——译

山居四季

居于山林，
亲身体验了这四季变幻，
才终于懂得了这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真谛。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たかむらこうたろう

「目」高村光太郎——著

王林——译

山居四季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居四季 / (日) 高村光太郎著 ; 王林译. — 北京 : 文化发展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142-2286-9

I. ①山… II. ①高… ②王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99793 号

山居四季

(日) 高村光太郎 著 王林 译

出版人: 武 赫

责任编辑: 肖贵平

责任印刷: 杨 骏

责任校对: 岳智勇

排版设计: 白红梅

出版发行: 文化发展出版社 (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www.wenhuafazhan.com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字 数: 60 千字

印 张: 4

印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00 元

I S B N : 978-7-5142-2286-9

◆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。发行部电话: 010-88275710

目 录

山之春 _01

初春之山花 _13

花卷温泉 _16

垦荒之事 _28

山之人 _34

七月一日 _50

夏食之事 _53

山之秋 _61

陆奥之音信 _82

不识寂寞之孤独 _93

山之雪 _99

十二月十五日 _110

过新年 _115

难融之雪 _121

时节之严苛 _123

山之春

就此地实际而言，山野之春在三月初始也还难寻其踪迹。到了春分左右，小屋附近依旧堆积着深厚的积雪。直到初夏五月之时，此地积雪才真正融化。在此之前，整个山头覆盖着酷寒冰刃的空气，一旦五月来临，冷空气便骤然转北而去。时节至此，白昼的日光于山间大地，疾速行动起来，于是，地面开始骤然升温，苏醒之后的大地和日渐欢腾的阳光，皆你争我抢，显露出山间的盎然春意。此后一刹那间便已至夏。东北之地的春日仓促而至，苹果花、梅花、梨花和樱花等新春使者，遵序排队，争先恐后地绚丽绽放，此种场景着实让人惊讶，仿如童话剧中的华美舞台。如此美景也是四五月份特有的拿手好戏。毕竟三月之时，灿烂

花儿——自然的精灵们——皆还在树上新芽中昏睡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市面上所有在三月出刊的杂志，却已拿初春作为主体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想来历年此时，在上野公园中，樱花已迎春盛开。日本的陆地形态呈南北方向延伸，狭长地形使其所跨纬度宽泛，因此，南方和北方在气候上差别很大。许多人既感到此种景致奇特怪异，但同时又能察觉出它的新奇。寒冷的极北之地，除了雪车依旧在不知疲惫地铲雪清道；温暖的南部山间，娇娆的桃花已于林中悠悠然盛放。此两种极致景象，互不干扰的同时存在于一方国土之上。

诚然，各季的来临由于异时异地便不尽统一，或早或迟也实属常理。然而，在各季之中，物候皆会严谨恪守其自身规律，亦不会出现随心所欲的情形。时常当气候日渐回暖之时，屋顶之上忽然间无声无息便挂上了些许冰柱。此类冰柱往往是极寒之日里也不曾有的，只在初春时齐齐涌现，并且体积还不小。此刻的冰

柱并非酷寒的象征，相反，乃是意味着气候回暖。即使冰柱在视觉上依然让人内心冒出丝丝寒气，然而，每当山中的居民们瞧见它们时，便油然慨叹道：“哦，春日已悄然而至了啊！”

每逢冰柱现身之时，那深覆于水田之上的积雪便也开始溃裂出缝隙，残雪顺延田埂逐渐消融而去。当积雪分层裂开之后，便会化身一条狭长的雪谷走道。深层的雪日渐化开之后，南方向阳之处的草便冒出翠绿的尖头来。忍冬花也不甘落后，它们紧追着阳光那欢愉的步伐，迅速地从根部长出绿茎。不同于别处，当地人们将这种忍冬花称为“八葵”。但凡于雪地之上，无意之间察觉到了两三株冒头而出的八葵时，我便能体会到心中切实的愉悦感。纵然此种感受历年有之，于我而言，那满足欣喜之情依旧长存心底，难以忘却。八葵这种植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。每当它们繁茂生长之时，我总要急急地摘下一些，将其棕色的花苞剥下，继而便能见到内里的青嫩

新芽。润泽且透着清新之气的圆形嫩芽，凝聚着山野间的精粹之气，彰显着强大的生命力。等到用晚餐之时，将柔嫩的八葵放于地炉中的金属丝网上略微一烤，然后将味噌刷上些许，再将清醋和香油滴上两滴，便可以细细品尝这微苦之味了，在潜意识里，仿若自己已吞下了在整个冬季中欠下的维生素。偶尔，不经意地采多了些，短时间内吃不完，便学着母亲在东京时的做法，将它们制作成佃煮^[1]，储存起来，以备后用。听母亲提及，这种食物还能用作化痰止咳的药物，父亲曾经便总这样食用。

八葵亦分雌雄，可通过花蕊的形状做出粗略判断。暮春之时，雌株八葵长势高大颀长，它的花籽似蒲公英般覆有绒毛，清风拂过四野，数不胜数在花籽似漫天飞雪于青空飘舞，煞是好看。

每到食用八葵的日子，山林中的赤杨木

[1] 佃煮：日本酱菜的一种，将肉类、贝类和蔬菜一锅烹煮，成片可以贮存很长时间。

便缀满了金线花。山林中人将此种树称为“八束”，然而，事实上，这种树姿态婀娜，生得纤细娇柔，甚是美丽。通常，纤枝尾端缀满繁密的如金丝般的花朵，向下低垂，便以传播花粉。八葵的雌花形似小小草袋，花谢而结果。当地人常将其熬煮成汁，用来为木雕上色。时节至此，气温亦回升，土地表层的积雪已融为薄薄一层，山林小径亦可通行无阻，周遭的景致也逐渐显露出初春生机盎然的况味。田埂之上的千叶萱生出大量萌芽，将这些嫩芽摘下，用油略微清炒，然后蘸着糖醋酱一并食用，清香滋味于唇齿萦绕，美妙万分。山中之人常将千叶萱称为“郭公”，当地有句俗语：“郭公一冒头，郭公鸟便来临。”郭公鸟到来之时便到了插秧之时，然而事实上，情况并非如此。此刻，临水的山崖上会漫长出“猩猩袴”，那是野草的一种，花朵红紫斑驳，煞是美丽。猪

芽花因其绚丽的紫色也甚是可爱。花朵被厚草叶遮掩着似捉迷藏，一草之下便得一花，在山谷中成片怒放，热闹非常，人行至此，时常会觉得无处下脚，那花开遍地的景象，蔚为壮观。为人熟知的片栗粉，便是以猪芽花的根茎为原料的，然而，因其根茎的挖掘过程极为烦琐，制作过程也极花心力，因而，白玉粉成了当下更适用的选择。

可作药用的黄连花也绽放开来，蜡梅也零星冒出嫩黄花朵。黄连和蜡梅盛开之时，紫萁和蕨菜也都齐齐长出，一派繁荣。紫萁开花略早，花朵的形状似戴了顶白丝帽般，悠然地如山南接二连三，茁壮萌出。干紫萁具有极高的价值，不过，晾晒过程繁杂。倘若不在深山中晾晒，它便极易被晒得纤细如丝。蕨菜作为山间野草，向来是毫无顾忌地满地生长，迅猛得令人摘不过来。新摘的蕨菜需要灼烧其根部，

要不便极易硬化。通常，它们会被成束捆扎，之后被放入温水中浸泡，一夜之后，其苦涩之味便能消失。在浸泡之后，将其取出，反复冲洗，用冷水煮沸后再自然放凉，接着把它们浸于盐水之中，压在镇石下面，免得它们漂上来。最后一道工序便是将其再次浸泡于盐水，进行腌制。从夏至秋，正月一过，便能吃到青翠且清脆的盐渍蕨菜了，是地道的美味。每逢蕨菜茂盛之际，山林之中极易发生火灾，很是危险，关于此事，我将于别处详述。

此后不多时，山林之中便有了蜉蝣与春霞的身影。清秋暮色四起，青烟薄雾环抱山林，朦朦胧胧的奇景，动人心魄，此景被人们称为“八合之苍”。与清秋时的晚霞相比，暖春晚霞更为绚丽，好似一片蓝绿在山中浮游。远山依旧笼罩于苍茫之中。然而，近处低矮的山丘之上，便只是地面上还留有些许薄雪。被

酷寒折磨得秃了头的杉树和松树，给远山覆上了一层深褐色。极目远眺，群山之影层叠缥缈，春霞美如大和绘^[1]中的神奇画卷，沿着山麓逐渐晕开。莫名的，我忽然觉得，群山在此刻看起来就像是搁在怀纸^[2]上的热气腾腾的新烤出来的面包。独坐于旷野枯树之下，我怔怔地望着这番绝美之景，琢磨着“这么大一块面包，看上去很美味呢”。

春日初到之时，村庄大批黄莺光顾，在各户人家院中，大胆鸣叫。孟夏至季秋，它们便钻进山林中去。此后，无论何地，无论是在山中，抑或是在别处，随时随地皆能听闻此鸟的叫声，那高亢的歌喉中透出的美感，是令人敬畏的。特别是黄莺，在飞越山谷时的鸣唱尤为动听，曲调尤为悦耳。春季山林间的鸟儿，仿若动物园中的鸟儿那般，总让人略感害怕。

[1] 大和绘：公元十世纪左右，产生自日本的民间绘画。

[2] 怀纸：折成两折，放入和服怀中，随身携带的和纸。

同样令人困惑的是，好像晨光总会影响到山鸟飞出的频率。山中鸟类繁杂，诸如黄鹌鹑、黑背鹌鹑、知更鸟、琉璃鸟、灰雀、山雀、野鸽、云雀等，数不胜数。时常能在道旁见到黄道眉，一般从清晨初始，便随时能听闻它们不知疲倦的鸣叫，絮叨着“见字如面”^[1]。

春回大地，无论是堇菜还是蒲公英，抑或是笔头菜和蓟菜，都长得遍地皆是，如若在那小径上走一走，便难免会踩踏到堇菜那精致的小花。通常，在它们之中还能见到一种当地人称之为“布叶”的野草，其学名是“轮叶沙参”，口感独特，深受人们喜爱。于成株的布叶上采摘其嫩叶，煮熟，拌入胡麻及核桃，便能得到香味诱人且爽口的小食。倘若在采摘过程中，茎或叶断掉，在断开处便流出白色的乳液，所以说，此种植物亦被称为“乳草”。

[1] 黄道眉的鸣叫之声恰是日语“一筆敬上仕候”的发音，大意为“敬启”，是男士在书写信件时常用的开篇之词。

于河岸边，生长着乌头和水芭蕉一类的有毒植物，它们看起来青嫩翠绿，挑逗着人们的食欲，然而却是毒草，采摘的时候必须分外谨慎。曾听闻，植物学家白井光太郎博士便是在研制乌头毒素的时候，不幸离世。他在研制时已极为谨慎了，只是一点点的疏忽，便让他中了毒。因此，在我看来，千万莫要与那法国国王似的，沉迷于毒蘑菇的绚丽外表，最终为其所害。

当我一字一句撰写着此文之时，四季的轮转丝毫不曾减缓，仍旧昼夜不息地全速前行远去。有时，于山中小径上偶遇村中年轻人，无论男女，皆面色红润，气色良好，像是刚刚睡了好觉。他们身上的毛衣乃为手工织成，看起来轻便舒适。此时的大地，极目远眺时，那漫山遍野已被繁花覆盖，杨柳科植物和壳斗科植物的花朵争相斗艳，其间有许多花朵形状新奇，惹人注目，他们的开放会不会暗含着各自

内心所想？如此一思索，便觉自己的想法甚是有趣。还有那山梨树、辛夷树和忍冬花这几种植物，也都开着白花，然而，这种白却又不尽相同，而各有特色。旷野之上遍地开着浅淡的红色竺梨花，好似一条绯红的地毯铺在青空之下。这种花卉极可能是从水晶花演变而来的。映山红即将抽出嫩芽，要不了多久，山樱也将盛放枝头。恍惚间，时光飞逝着，从山腰至山顶皆被鲜花覆盖，整座山呈现出一派粉红的气象。此时时节已至三月春分。小学校园里的染井吉野樱，呈现出一副镇定自若的姿态，悠然随性，花朵直到春分后两三日才渐次盛开。苹果树和梨树也早已被繁花缀满，一番青白交替的景致。沿着北上川往南，在东北本线^[1]上，游客皆可望见窗外的苹果花，一片皓白，美不胜收，仿若梦境。

[1] 北本线：始发于东京站，终点站是岩手县盛冈市。

某年复活节时，我身在意大利，暂住于一间老屋。彼时，推开带有彩绘的玻璃窗，放眼望去，犹见梨花正盛放，白茫茫一片。就算是暗夜之中，那片白依然炫目。“如若追思帕多瓦，陈年旧事跃心间，眼中唯见白梨花。”我拿起桌上的铃铛轻摇起来，逐渐沉醉于旨酒之中，而后静静写下如此俳句。那座古城的文化，令我深感厚重，那番感受，想必终会在某天重现于山间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是时候关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核心文化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此地便也会日渐发展起来，并拥有与其自身相契合的文化特质了。

初春之山花

和昔年相比，今年雪化得较早，忽然之间，就到了春天。以往那些年，三月春分时节，积雪依然深重，有时候还会下点雪，又覆上一层，俨然是冬景模样。而今年此时，屋顶已没了积雪，旱地里也黑色斑驳。因为化雪的缘故，屋前水田满溢，不多久，便能听取蛙声一片，清脆动听。

水岸边的雪最先消融，忍冬花的茎最早长出。我在日记里写道，去年3月6日那天，三枝花茎映入我眼帘，令我欢喜不已；而今年，我在2月25日那天，便采得了第一枝花茎，还在3月9日佃煮了十几枝。村民们将忍冬花的茎称为“八葵”，他们认为“若见到了八葵，